

政治及宗教問題 2 攻擊他人 二 稿件須臆寫清楚註明投稿人之姓名學生投
稿應註明門類年級 三 稿件之登出與否何時登出及如何登載概由本報斟酌
辦理 四 凡刊登有誤須時得將原稿略為刪改總期不失原意 五 稿件無論發出
與否除特別申明者外概不退還

北京大學日刊

第百二十九號

編輯部
經理部
報資及
告白費

北京後門國立北京大學內
電話東局一千零七十二號

經公刊印刷品為數無多深恐不敷纂輯採用本校全體諸君如有搜集前清秘史以
及有關民國史料各種書報倘乞借抄一份原件奉還事關國史請將前件向本股接
洽是為至盼

本校添招校內巡丁十

名簡章如左

- 一 年齡 二十歲以外四十歲以內
- 一 體格 強健無隱疾
- 一 知識 能寫報告單
- 一 介紹 報名須有正當職業人介紹
- 一 鋪保 考取後須有殷實鋪保
- 一 報名 一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
- 一 考試 一月二十七日午前十時
- 一 報名處 本校(新大樓)雜務課

本校布告

文科學長布告

本科英文門學生陳炳鑑補習英文學功課此次試驗不及格應再補習以觀後效此布

文科布告

- (一)預科國文教員朱蓬仙先生昨日到京定於本星期二(二十一日)起來校授課
- (二)本科哲學教員胡適之先生昨日到京定於本星期三(二十二日)起來校授課
- (三)預科國文教員劉三先生昨日到京定於本星期二(二十一日)起來校授課

理科學長告白

茲聘請戴濟先生擔任本科第三年級化學門之化學實驗功課即自本星期二日開始講授此白

理科教務處告白

- (一)據虞教員稱預科三年級各班學生上化學課時必按點名簿之次序(座號牌同)入座以免慢記曠課特此

此轉告

- 一月十八日
- (二)預科一年級甲班王教員英文時間
- 茲有調動各生即查照受課

一月二十日

編譯處啟事

商務書館承印周啟明先生的歐洲文學史陳百年先生的心理學大綱已寄到如有欲購者請逕到出版部去買可也

國史編纂處啟事

本處各纂輯員徵集員均鑒本處現發起本校各教授講師學生通史講演會所訂條例已於一月十七日日刊公布想邀洞鑒茲定於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後二時在本校理科第一教室開會討論一切屆時務望 惠臨無任公企特此通告

圖書館收發室啟事

啟者本館為書物流通起見曾於去年十月

二月二十三日前告借閱逾限 諸君應將借閱書報於年假內一律繳還布告日刊諒在 洞鑒刻下年假已完該布告應即實行乞 先生將前借書報從速送還以便再借他書各有專函通告想達 尊覽茲因下列諸君住址更變無法投遞祇得公布日刊懇速將所借書報送還為盼此上

曾吉春	李書堂	王繼曾
張釗和	潘元耿	黃祖謀
劉溶川	倪振華	邵元濟
邢允範	趙士英	劉紹龍
汪敬熙	安奠磐	周長憲
晏才鍾	魯士毅	貫永鑑
趙承易	張鵬飛	項振藩
胡謙	崔智泉	朱一均
何銘	李寶善	俞人鈺
劉桂開	張鴻	彭鈞
佟廣慎	孫芳	俞士鎮

圖書館登錄室第一部布告

下列雜誌昨日到館

名	稱	卷	號	總號	時月	分日	冊數
上海潑克		I	I		9		2
		I	2		10		2
		I	3		11		2
清華周刊				158	I	16	I
農商公報		5	5		12		I
寔業淺說				172	I	15	I

俞九恒 張爲政 劉敵 靳鍾麟 陳錫 施之澄 姚士鰲
蔡鎮瀛 吳家象 羅常培 秦元澄 夏鏡澄 于樂濤 張价庠
龐天籟 葉文照 李澄寰 楊立誠 劉景昆 吳克 王肇祥

劉涉 王士倜 傅斯年 袁崇瑞 徐械 舒光寶 韓樹棟 劉國權 張繼曾 孫匡群 杜岑 張承敏 梁煦章 關佺 胡世琮 李宗駿 陳乃憲 趙迺搏 圖書館收發室啟

學生游藝大會籌備會

通告第三號

本會總務部會計科李冰君假歸原籍現請朱城君擔任職員此布

第四號

本會音樂部即添請李吳順章鐵民秦元澄三君爲職員此布

第五號

本會門券部即添請劉兆璜君爲職員此布

文虎部啟事

本部曾將徵集文虎意見揭布茲更擬定薄酬以答投稿諸君之盛意定額以千則爲限(謎面謎底必須兼示)逾限或陳腐者不錄投稿滿七十則者酬游藝會入門券一紙此啟

注意投稿者須於本月二十五號以前送景山東街開通公寓歐陽邦華收

保管字畫部啟事

本部此次請求闔京收藏家將所有精品送到游藝會場陳列業蒙多數允許屆時必能彙爲大觀茲特再請

全校職教員同學將家藏古字畫擇尤借下本部當妥爲保管決不損壞將來備有薄酬以答雅意此啟

書法研究社通告

(一)本社定於本星期二(即今日)下午七時假文科事務室開談話會凡我同志務望早臨如有疑問難者請先具問片以便 沈馬兩先生臨時指導而免紛擾之虞是爲至幸
(二)本社報名繳費已于上星期截止計本學期繳費入社者七十七人共收費十五元四角暫存學生銀行特此通告

本校瑣聞

趙文川請休學已准

預科一年級英文丙班學生趙文川因病函請休學一年,本校業予照准。

遺書寄贈

本校昨接梁耀奇先生自香港來函,稱其兄緒誠先生卒於法京,遺留法文數學及機械書甚富,經盡舉以寄贈,現已設法郵送。本校感梁君盛意,先識於此。一俟書到,當再詳布。

文藝

太極圖說(續)

研究所老莊哲學講師劉少少
太極圖之雜義

夏鼎(即周鼎)鑄成之太極圖,其真義,本是吾國上古民族表示當日宇宙本體觀,一個形而上哲學思想之重要證據。余上節既已言明之矣。此項哲學思想之證據,即置諸今日世界哲學中,亦信有價值。決非古民族間各種迷信神話宗教之證據可比。(吾國夏周九鼎所鑄諸象,余深信爲吾國民族上古文明之重大表現物,特惜至今湮沒不可見耳。余另有一周鼎

鑄象記(一篇容他日陳述之)蓋此項最初原着之「太極圖」純爲哲學的物件,而非宗教的物件也。

惟是古代世界人類哲學思想與宗教思想恒相聯結,至今號稱文明之各人類中猶有此風習者諸多。吾輩今幸得用學術的觀察,論理的思辨,始能分別哲學與宗教相異之點。自普通人類觀之,凡哲理與宗教原如水火相共固多也。因此義故,吾古代太極圖無論最初本屬純粹哲學之表現,而自周鼎著象以後,至周末有老子明其義,至周秦之際有呂氏春秋述其形,皆無甚背。特自周以後尙經有戰國秦漢以魏晉六朝千餘年間中國民族文化興盛之時期。此太極圖一物,既在吾國文化歷史中相傳未斷,則於周末乃至唐前即道教以之丹以前,豈遂絕無聞問。余前章考論太極圖歷史,其正大途徑固已略明。但吾人既云研究,則此圖自周末老聃呂不韋二氏所說以後,若秦漢諸代果有何處傳說此義者,是又上文三問題外亦吾人研究上一必需之一問題也。但余又是苦於二千年來絕無藍本,茲但能取余一人之愚識所得者爲諸君陳之。

少曰。太極圖之取名曰太極,其最初原之第一義余於上文已陳明之。原是說明宇宙最始最高最精原理原則之義。此項原理原則之義,即至今各國文明哲學所詮亦莫能外。而吾中國民族則於三代時凡民族間有學問有思想之人得明此種原理,得具此項哲學觀者頗多。此余所以痛愛中國古學不已也。(此是閒話休提)查「太極」之名,原起於夏禹鑄鼎之時。而周末文盛,諸子書中亦嘗有明道之者。余所能記憶者二家,述於左。

(一)孔子作周易繫辭上篇有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二)莊子作大宗師篇有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周秦諸子本吾國古代文明學術之府。此外自當必有道及「太極」者,特余淺陋未獲見耳。但余此所引之孔子莊子並前所引之老子呂氏春秋其所述「太極」皆本於「太極圖」原來之純粹哲理,皆屬用哲學的說明。故今之研究太極圖說取此項說義列爲太極圖之真義。此外則在秦漢時代更有移此義而浸入於宗教說之中者,余則別列之爲太極圖之雜義。然唐

代道教以之爲丹,宋代儒家以之說易。二種歧路,尙在此項雜義之後遠甚。蓋余此所研之雜義者,尙取材於周秦兩漢時代者也。今將諸種雜義條舉於左。

(未完)

雜錄

北京圖書館協會成立

紀聞

北京圖書館協會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二鐘,假本校文科事務室開成立會。各館代表到會者共二十人。當將會章及附則各六條議決通過,並即選舉職員。清華圖書館代表袁同禮君當選爲正會長,副會長本校圖書館代表李大鈞君與匯文大學圖書館代表高羅題君 Mr. Galt 得票相同,即提出高君請衆認可,高君當選爲副會長,李君當選爲中文書記,協和醫學校圖書館代表吉非蘭女士 Miss Chiffon 當選爲英文書記,北京圖書館協會遂完全成立。茲聞將於本星期六日即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半,仍假本校開第

一次職員會,商議進行方法。該會章程及會員代表姓氏列左。

北京圖書館協會章程

一本會定名爲「京圖書館協會」

二本會宗旨,在圖謀北京各圖書館間之協助互益。

三本會會員,以圖書館爲單位,但須設有專任職員者始得入會。

每館派代表一人,有投票權。其他職員亦可到會與議,但無投票權。

四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中文書記一人,西文書記一人,每年春季常會選舉之。

上列各職員得組織職員會,如須委員協助時,職員會得由會員中指定之。

五本會每年開常會二次,於春秋兩季舉行。其地點、日期,由職員會商定,遇有必要時,職員會得召集特別會。

六本章程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之肯定,得行修正。惟修正案,須於開會前一星期通告各會員。附則之修正,得以出席代表之多數通過之。

(未完)

自動研究

梁漱溟

昨范靜生先生過談，獲聞其游美種種所得，其一則自動研究乃行於小學生。范君述其所見，如講授衣服一節，其教員但指示如何看種種小參攷書及其他現實材料，研究方法，其結果竟能由小學生自作種種研究報告。此誠令人聞之不能不自奮者也。

吾今自誓，吾自今後再不防害他人人才思。如何是防害他人人才思。他人方宜自用其才思處，而我代爲之是也。哲學之生命全在思辨上。思辨而啟發便生，思辨而廢置便死。哲學門學生諸君既向哲學中討生活。我既辱與諸君相講習，自今以後不敢置諸君於死地，唯願勉助諸君開闢生路。今擬以廢止講演在哲學教授會議提議，先寫其感想如此。

釋新潮中評莊子札記

卷十一至十八 (續) 馬叙倫

論玄譚 此節於玄理實際，亦無所辨正，純係籠統之談。今依原文段落答之。
(一)君謂今日浮夸之世，好習佛典。世字語病極大，傳君精於造文，當能自悟。又謂尋其所由，則以佛言圓融，可取

而循環其詞，以濟詞窮，梵名深阻。可取作爲城府，文其淺陋，一言蔽之曰，譁衆取寵而已。倫嘗與友朋相論，謂今日治佛學者，有二途。一則一往歸依，不求理解，一則探厥玄微，欲尋眞指。前之一途，今爲多數。此指士其後所謂，頗少其人。然如初舉，則不須利用佛言，若就次途，則決不取於圓融。何則，佛本非一味圓融之言，觀其大小經論教相分別，未嘗可以圓融了之。至於梵名，各有顯明之義，何嘗深阻，稍知佛理者，不出斯言。若以梵名爲深阻者，猶初觀遠西譯之書，觀其名稱稍異，故籍駭爲難解耳。又謂倫之札記談玄，不免於籠統，見責當承。唯倫此書，乃疏解之體，一以本文爲依。文可分析，釋難籠統，文本籠統，釋難分析。然倫猶願承傳君責者，倫於叙目中，固未自諱。蓋倫於相宗之學，初涉未深也。傳君又謂欲就莊子內典求其合，不可不先就內典自身求其分，此誠通論。故倫謂大小經論教相分別，未嘗可以圓融了之也。然謂所謂佛說者，不出一人，不出一時，

或來自印度，或出自中國，此數語中，亦復有病，以於藏乘源流尙未瞭然也。傳君又謂札記於和合莊佛兩家，徒渾沌言之曰，莊生某義，佛言某義也云云。倫自省札記，於對校莊佛，雖難師其淺陋。然凡可相校，均由文義入手。疏釋既明，然後和會，何嘗如傳君所言。抑亦未嘗隨處渾言佛書，惟極常之義，或偶不舉書名，然亦自有界說。蓋以倫所見莊子建義密符，佛法大乘，故取義所歸，亦在大乘經論。傳君又謂今試曰，吾以莊義與歐洲哲學較，差有共同，恐無人不非笑之。何者，歐洲哲學不拘一旨，儘有極相反背者，遽以一物視之，必無是處。今佛書固互相爲用，而不相悖乎，固可視爲一物乎，果不能視爲一物，固可泛言以與莊義相和乎。此就泛論極爲允當。以評倫書，猶未敢承。蓋倫以佛大乘與莊相會，大乘派別，惟性相二宗最顯。倫之所取，亦此二宗。此二宗者，亦似水火。既自相攻，若何和會。然往者圭峯藕益諸師，已抉異同，稱爲相成而不相悖。近承梁漱溟先

生，惠以所著印度哲學概論，其第二節五十三頁至五十六頁，亦是辨解二宗，意同前師。傳君於佛學，恐少致功。故一則謂倫所陳述，若可解不可解之立言，則曰倫不免於籠統。
(二)此條所欲辨者，已可於上條中互見。惟有一語相詳，即今日哲學範圍，較前日益縮小，自非玄學，當一一爲科學所占領。蔡子民先生說特玄學雖玄之又玄，仍以實之又實爲界。所謂界者，即傳君所謂字句必有著落，思想必有邊際也。又傳君總評倫書，謂之效仿魏晉文詞外，非所以語哲理。倫之遺詞，尙不足以望魏晉人肩背。然亦未嘗以魏晉文爲規範而效仿之，充吾力自爲吾文而已。其所至亦不自知其何如也。乃學加以效仿魏晉之名，在吾國文學上論之，稱其文至魏晉可謂譽之。然倫不願承此譽，以倫未嘗效仿於此也。在傳君之意，以其方提倡所謂新文學，則倫所爲文，當然不合傳君之主張，因之稱心牽率，必置倫於所謂選妖者而後已。然倫於吾國固有文學，非絕對主保守，而於

北京大學日刊附張

所謂新文學，亦非絕對實主斥者故，於此不必深辨也。若謂札記所述，非所以語哲理，則請正告於傳君曰：倫此述是札記，即今更爲義證，仍是疏釋體，界以一言，則解明莊子文句而已。君如曰：今日在哲學門講莊子而僅解明文一句，即非所以語哲理之證，則倫向有鄙見不在此論範圍之內不當牽及也略附於此。

(三) 君謂倫書十八卷釋種有幾，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一機節，攬取胡適之先生之言。今姑退一步，作爲倫已見胡先生講義而後下筆，則請先將鄙言與胡先生說詳爲一校，畢竟全同否。倫書未毀，有目共觀。其釋名物，倫皆根極故書以相證明，與胡先生說大有出入。如說蛙蟻之衣說程等，不一而足，皆班然可證也。更退一步，以君所指，乃其中勝義，如說幾字及生物由水先具云云，倫既根於管子以說由水生物，復本六書以說幾字，又以管莊說幾，如佛書阿耨大秦言原字，蓋以幾爲微，許書本義而極微，如

原子說發於章太炎先生齊物論釋，倫實本太炎，不與胡先生相涉。詳下自明至倫謂人又反入於機云云，三機字皆當作幾者，能綜覽前後文義，誰不能明。胡先生想亦從此悟出。而倫說此，則援佛義與胡先生又不盡同也。君謂胡先生講義印於去冬，倫書出於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見，不知校中同事，各講所聞，本無互相交閱講義之必要，倫寧必讀胡先生講義耶。然如此說，君猶謂之無憑強飾，更申證之。倫書雖出於今夏，乃是刊竣之期，而倫則先口述而後付諸筆札，又復裝成冊子，則逾時又久矣。此不能以出書時間之遲，強坐以攬取之罪也。又憶倫講此章，青寧生程程生馬之時，狄君福鼎云：程是姓程，馬是姓馬者。倫時未知其所舉何人，及後得胡先生講義觀之，乃知是胡先生說也。自見胡先生講義，於天下篇，

說惠施所舉二十一事，即兼舉胡先生說。此事證鑿鑿，特君未知耳。然則謂倫攬取胡先生說者，乃傳君用意，在抹殺倫書無一是處，遂以其所認爲勝義者，亦不許出於倫而適胡先生有相同之說，則更坐以攬美之罪耳。抑倫取前人之說，各列原文，則傳君以爲詞費。自有所明，傳君必以爲攬美。倫愚實不能承君之盛意。

(四) 此條附識，固不必辨，而亦略爲說明者。倫之札記，是否與桂氏義證同類，曾讀桂書者必能辨之。以倫易名義證，而揣測以爲恐同桂書，殆傳君徒讀桂書耳。書名義證，遠出魚豢，近人名著洪實陵桂。洪實陵桂子義證然則書名義證，豈必定若桂例乎。

右答已竟，別有一言相證。傳君妙歲力學，博聞多識，自此前征，定成名碩。正當稍含廉錫，並務浚。若乃恣情縱筆，偶成差失，已足招彈。往復相申，唐費時力。倫之與傳君，交無一面，既有同處之誼，率爲片言之陳。再倫不竊講席，猶待自修。似此相辨，費時無益，倫辱有復，恕不更答。
(完)

歐戰之目的及和局之基礎

(續)

葉景莘先生著

第三件

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東京俄使電，「日外相今日復問余，關於日本在山東太平洋羣島之希望問題，曾否奉到我帝國政府之答覆，並謂日政府極盼早覆贊成。」

第四件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東京俄使電。

「今日以達電內容告日外相，並抄錄一份與之本野男爵祇言該項通告業已閱悉，當報告之於國務會議及天皇云。此間輿論及報紙對於俄國革命，均表同情，以爲此係力戰米勝之保證，貴族政體之推倒，亦受歡迎。輿論之意頗贊揚皇帝及大公遜位之愛國，而同時希望新政府及人民之代表，勿取極端之政策。自外相所言數語觀之，其對於俄國現情之態度亦同。」

第四件所謂來電之內容，不可得知。日外相僅曰閱悉，未云感謝，其答覆未滿意耶，抑以俄新政府未經承認耶。其時俄外部總長殆爲米留克甫，米氏屬於國民進步派，亦主張占領君士但丁，殆爲繼續前帝國政府之外交政策者乎。
(未完)

凡若此者，咸非俄國人之所知所能也。俄國無陳陳歷史之壓迫。俄皇之領土，新土也，其所含屍燼，未嘗有五十世。羅馬平原數方哩中之歷史，多於俄國平原數十萬方哩。俄羅斯人之思想，不注於既往，而注於將來。故其模範人物托爾斯泰有如彼大雄無畏之氣概，推倒古今之膽識，與開拓百世之心胸，使吾人景慕而不能已。

托爾斯泰最堅執之哲學思想，為其強忍勝天之說。此亦俄人特具之思想也。俄人常處憂患，遂深習東方人任運俟命之說，而於基督教信天之旨，亦不相遠。凡不能免之患害，俄人能恬然受之。若無可生之道，則求一當一死。蓋皆知守堅忍無畏，以與命為仇者也。

托爾斯泰不崇拜英雄。著作家否認偉人之勢力能始終不變者，當推之為第一。其與英人加耐爾(Carlyle)思想多同，所不同之要點即在此。其主張平民主義之堅，為凡著作家所不能及。然若是反對崇拜英雄，破壞世人之偶像，又係俄國人特具之思想也。蓋俄國人生而為平民，生而為社會主義中人。密爾(Mill)社會者，俄國特有之制度也。

托爾斯泰傳

張邦銘 鄭陽和 同譯

三

不許轉載
北京大學日刊

其農民生息於此社會主義之小共和國中，已不知其幾世。在俄國個人之價值甚輕，惟賴多數團結，通力合作，始可釋其生活上之困難。俄領大平原中，地勢無高低，其社會狀況之平等亦如之。貴族者，朝廷之貴族，俄皇宮闈之附屬品而已。俄國不似英國與普魯士有獨立之貴族。法律上家子無嗣業之特權。親王固甚多，加力特沁(Catherine)親王三百人，特羅伯滋楷(Troubetskoy)親王二百人，然並無政權。悉在皇帝之前，受同一之待遇。

托爾斯泰之無政府主義，亦斯拉夫思想之特點。斯拉夫人歷來缺乏政治能力。皇帝之得以專制，主因即在俄民之不能自治。人民之政治理想，仍不外父權的族長政治，以鄉村的社会主義調節之而已。

托爾斯泰對女子之論調，如「克羅澤索奈他」(Kreutzer Sonata)書中所見，在西方人觀之，未有不驚其思想之奇特者。而其實亦不過其民族現狀中之一映像。蓋在俄國，東方思想之勢力，猶絲絲未絕。且其希臘教會又尊崇絕慾主義，結婚之教士，僅

豈亦作戰陳解耶。余謂陳斥朱注是也。惟戰色戰栗戰兢諸戰字，本是憚字之假。莊子達生以鈎注者憚。呂氏春秋去尤引作戰，是其例證。

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二年，庶長與大臣諸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穰侯列傳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三文不合。未知誰是。待攷。

吳廔安梅得元璽琵琶記，乃常熟錢氏故物。有錢謙孝章，蓋蒙叟昆季行也。展轉入士禮居。錢翁親識其後，復為陶齋所得。陶齋以贈翁傳。末有松禪老人題識。乃戊午五月歸田時筆也。此書藝不見精，唯與流傳本頗異。頃為吳興劉氏景刊矣。書裝二冊，為一續。續以棉，和上刻識亦精。以陳簡莊經籍跋文稱錢翁以香櫛櫛藏宋本周易集解及宋本爾雅疏鑄題目一一精良。則此續亦為士禮居故物也。

楊大瓢錄函齋書跋跋魏水村玉版十三行云，癸未春，因陳鴻臚欲購此玉，余獲見於京師。其為悅生堂故與否，余不能辨。又跋新得玉版十三行云，相傳賈師憲得子敬真跡，鑄於子闡碧玉，萬歷間，或從葛嶺斫地得之。歸泰和令陸楚鶴。今此版轉入京師。余

讀書小記

七十一

不許轉載
北京大學日刊

曾見之。水蒼色，似玉，實則石也。模糊書令等十八字。後有宣和印。宣字亦模糊。按容臺集云，趙吳興得十三行於陳集賢瀛。自題此晉時麻紙。思陵獲得九行。米友仁跋，買似道復得四行。作兩截裝。此悅生堂印及長字印款之。夫似道既以子闡玉刻十三行，豈有不刻子敬真跡。反刻他本之理。則非悅生堂所刻明矣。朱文益云，從祖四桂老人見其外祖錢塘洪清遠翻刻十三行於玉，則似乎別有一本。然清遠堂至今不百年，不應模糊若是。況字畫疏蕩精采，要在吳興臨本之上。豈清遠所能辦耶。又再跋玉版十三行云，玉版在京師一友人處。康熙癸未，翁康館督學嶺南，以三百金易之而去。然余尚因文益之說，疑為洪氏新玉。甲申三月，過蕪城，見新安吳禹聲宋拓，與此較對，毫髮無差。惟我字戈法更瘦勁，而宣和印實字則比余完好。始知康館所得，確係原物。又跋翁蘿軒玉版十三行云，洪氏本亦於杜氏見之。妍媸不啻逕庭。文益徒聞四桂老人之言，遂爾誤認為一。不知其又從此本翻刻也。然此獨有宣和印而無悅生長字印。又無小米跋。與容臺集所載秋壑家晉時麻牋不同。豈秋壑所刻，非麻牋耶。抑此玉不刻於秋